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酒茶樓古今文鈔

卷之四
書牘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四十六目錄

書牘類

書五

與張太岳 徐階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書 張居正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書 張居正

與宣仲濟書 歸有光

與潘子實書 歸有光

答撫臺龐惺菴救侍郎洪朝選書 支大綸

勸郡縣捕蝗書 錢琦

答呂新吾方伯書 馮琦

與曾長石編修書 唐時升

寄姚孟長太史 婁 堅

答葉臺山書 董應舉

復攝政睿親王書 史可法

與明史可法書 睿親王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

與何商隱書 張履祥

與沈德孚書 張履祥

答顧甯人書 張爾岐

答王介祺書 刁 包

答郁儀臣論學校書 陸世儀

與沈甸華第二書 應搢謙

與潘次耕書 王錫闡

與魏冰叔書 彭士望

答曾君有書 魏禧

答計甫草書 魏禧

答施愚山侍讀書 魏禧

寄兄弟書 魏禧

答孫生書 侯方域

答王進士書 汪琬

答顧甯人先生書 汪琬

答陳靄公書二 汪琬

與李武曾論文書 朱彝尊

與高念祖論詩書 朱彝尊

報李天生書 朱彝尊

報汪莒文戶部書 朱彝尊

報周青士書 朱彝尊

與魏善伯書 朱彝尊

報徐敬可處士書 朱彝尊

答胡司臬書 朱彝尊

答汪鈍翁書 計東

與某同年書 陳夢雷

與魏叔子論文書 邵長蘅

與梁質人書 朱書

答友人問二適相爲服書 馮景

與陸稼書先生書 張雲章

復仇少宰書 沈近思

與某公書 方苞

與翁止園書 方苞

與孫以甯書 方苞

復陸紫宸書 王源

與友人論史書 王源

與陳滄洲書 儲大文

與友人論孟子書 茅星來

獻陳澤州相國書 唐紹祖

答友人求序文書 唐紹祖

答沈毓鳧論家祠書 楊椿

與王遜功司寇論氣質之性 朱軾

與族人書 朱軾

與王次山書 陳黃中

貽侍御史王公書 胡天游

與履先羅孝廉書 胡天游

與朱孝廉書 胡天游

與吳閣學書 劉大櫟

再與吳閣學書 劉大櫟

與左君書 劉大櫟

再與左君書 劉大櫟

答吳殿麟書 劉大櫟

復某公書 姚範

答鄧副使悔菴書 朱仕琇

與林穆菴書 朱仕琇

又答李璠玉書 朱仕琇

復雷副憲書 朱仕琇

與胡稚威書 朱仕琇

答王光祿西莊書 朱仕琇

答魯絜非書 朱仕琇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四十六

侯官吳曾祺纂錄

書牘類

書五

與張太岳 徐階

自珉兒行後。以老病增劇。又伏念公輔佐聖主。日有萬幾。不宜以寒暄常談。上溷聽覽。故累月不奉書。惟仰望台垣。祝禔福日隆而已。茲僭有陳瀆。東南諸郡。財賦所出。而蘇松爲之首。此公所素知也。自隆慶庚辛間。吏茲土者。不思以端己裕民爲政。而專導之以鬻訟。教之以爭奪。民靡然斷喪其廉恥之心。毀棄其忠厚之俗。攫攘微利。骨肉爲仇。舊族故家。所在破敗。彼其意以爲富者之財。散入於貧。則貧者均當富矣。而豈知人情得財既易。用財遂輕。加以姦惡之徒。競相誘引。淫奢飲博。視如泥沙。訟墨未乾。空乏如故。而富者之衰落。則不可復振。蓋里巷之間。無富

民者數年矣。去歲風蟲爲孽。田只半收。盡其所入。供輸常賦。幸賴朝廷有折兌之令。稍存糠粃。苟延旦夕。深冀今春豆麥成熟。接濟飢荒。而三月以來。淫雨不止。溝澮盡溢。江湖亦盈。十里平疇。頓成巨浸。猶冀水涸。補插秧苗。詎意西水不消。海潮增漲。田高而岸固者。竭力車戽。僅救百分之二三。其否者。人力莫措。惟相與哭視沉淪而已。蘇松之人。素恃耕作。一失農業。更無可以謀生。於時百姓欲望官司發賑。則庫藏久稱空虛。欲詣大家稱貸。則倉箱先已匱竭。欲望買布易粟。則邇年商旅不通。布無所售。欲往鄰郡行乞。則聞四境率被水患。出無所之。強者劫掠以偷生。弱者嗟吁而就斃。胡中丞適在兩郡。親見其然。憂苦焦勞。寢食爲廢。其所上疏。讀之可謂危迫矣。然於顛連困悴之狀。則以新奇繁猥。實猶未能盡陳。主於窮鄉僻里。輶車所不經。其晝夜悲啼之聲。夫妻子母。對膝抱頭。悲哀抑鬱之氣。卽中丞目固有未覩。言固有未及也。仰惟皇上聖仁廣運。子視萬民。公德懋同天。心存濟世。計於一物失所。獨惻然動情。況忍視數百萬之衆。漂屍填東海乎。又況財賦重

地。祖宗所由以興者乎。又況自星變以來。豪猾姦雄。日懷幸亂之心。至今未已乎。竊以爲有非常之厄數。必有非常之恩澤。然後可以消弭保綏。今必望斷自君相。檢嘉靖三十四年四十年所下恩命。及察今胡中丞所請。破格加卹。庶遺黎獲安。多患潛杜。若付有司。拘泥舊聞。僅減免存留分數。不能有所補益也。且某聞治民者。未有事而卹之。則天下賴以靖奠。而廟堂之上。亦得伸以爲恩。縮以爲威。常不失其尊。若事至而後卹。則受者不以爲惠。而其多寡輕重喜怒聚散之權。乃更倒持於下。縱能委曲彌縫。勉強收拾。而目前之費。日後之憂。皆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其機甚隱。其萌芽甚微。非仁慈如公。明睿如公。孜孜計安社稷。不避嫌怨如公。莫能知。亦莫能任也。此天下所胥翹首跂足而望公也。某踰伏山林。行且就木。本不宜更論政理。但念國家之長養。垂八十年。受公之深知。今亦三十餘年。每思一效尺寸。以贊皇上如天之鴻施。揚公無疆之休聞。不愧古所稱老臣益友者。故敢冒譏出位。忍笑迂闊。而具以陳於台座。倘蒙俯察其心。少垂聽焉。豈惟某之榮幸。豈

惟某之榮幸。臨楮無任戰汗仰望之至。不宜。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書

張居正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之始。不於此時剔刷宿弊。爲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卽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於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媵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逋負淵藪。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於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己。卽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日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已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姦。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

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爲亂。凡此皆姦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姦人也。非良民也。清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安其田里。誠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姦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爲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入其室。卽爲人牽制矣。今主上幼沖。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存。必不容貸。

所示江海條件。俱當事理。疏至卽屬所司覆行。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書

張居正

辱華翰及別楮。捧讀數過。不勝浣慰。蓋吳中財賦之區。一向苦於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甚患之。往屬陽山公稍爲經理。而人心玩愒日久。一旦驟繩以法。人遂不堪。謗議四起。然僕終不爲動。任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吐不茹。式和厥中。積歲恃頑強梗。咸頽首祇奉約束。蓋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理於始者。賴卒成之矣。雖然。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恃其富勢。而放利以斂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

苗裔。其爲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薙髮。則腹痛。不捌痤。則寢疾。而慈母之於愛子。必薙且捌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當尸而祝之。而又何謗議爲哉。況今明主在上。是非審覈。卽有流謗。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爲。何能爲。願公益堅初志。以永膚功。

與宣仲濟書

歸有光

某頓首。仲濟足下。自足下之寓我崑山也。僕始得一見。以爲溫然君子。旣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爲此卽向所見宣生之姊也。及觀足下所撰述數百言。凜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託以不朽也。僕向許作傳。因循未及論次。茲當遠役。須俟少暇爲之。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耿。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何假於此。向與浩卿語及旌表。令人憤懣。使者徒知藉天子命作威福。甯復知紀綱風化爲何物。此亦非一日矣。然龍逢比

潘耒曰：子實足下。頃到山中，登萬峰，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

與潘子實書

歸有光

有光頓首。子實足下。頃到山中，登萬峰，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與晤言，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於淚下，科舉之學，驅一世於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沒首濡溺於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勤勤懇懇，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爲，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塵誨語，累數百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今宋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實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好同而尙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